奋进新征程·新战位新跨越

入营“第一课”

■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贾文鑫

每年新兵定岗，第77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营长苏刚都会以一堂军事理论课，作为他们入营的“见面礼”。

“新兵们只有弄懂了这堂课，才算初步了解作战支援营。”苏刚说。

“有谁知道，什么是‘外设’？”

抛出这个问题后，苏刚将讲台上的笔记本电脑举在半空继续说：“‘外设’是计算机外部设备的简称。类似鼠标、键盘、外置光驱、移动硬盘，还有这块专门用来画图的数位画板，它们都称为‘外设’，其作用是为计算机提供各种各样的拓展功能。”

还没等新兵搞懂他“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”，苏刚就将一幅简笔画投在幕布上，并随机选择3名新兵走上讲台：“大家都会用电脑吧？我想让你们3人临摹一下这幅简笔画上的图案。”

随后，苏刚又分别对这3人提出要求：“第一个人使用笔记本电脑自带的触控板，第二个人使用鼠标，第三个人使用这块数位画板，你们比比看谁画得又快又好。”

自作战支援营组建以来，苏刚已重复过无数次这个小实验，每次得出的结果都如出一辙：3名新兵临摹简笔画的用时不一——使用触控板的最慢，使用鼠标的次之，而使用数位画板的那名新兵不仅用时最短，而且临摹出来的图案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。

“完成同样一项操作，是否使用外设、使用什么外设，效果完全不一样。”此时，苏刚切入正题，“对于画图而言，使用数位画板这一外设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”

“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多作战要素的较量，赋予作战编组更多样、更高效的功能，能够帮助官兵们更好地完成预定任务，这是我们作战支援营的职责所在。”稍作停顿后，他抛出自己总结的“外设理论”：“如果说合成营是一台计算机，那我们营扮演的就是类似这块数位画板的‘外设’角色。”

新闻样本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室

一名作战支援营营长的“战位观”

■刘群芳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李佳豪

我们的战位

“这辈子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”电视剧《亮剑》中李云龙说过的经典台词，成为第77集团军某旅二营营长陆小飞的真切感受。

一次演练，除了营属传统兵种外，二营还得到无人机、机动通信等多个作战要素的协同。那一仗，陆小飞打得格外酣畅。

“随着作战支援营的出现，这些作战要素已配属到营连甚至是班排。”陆小飞感慨地说，“这场仗，我一个营长竟打出了‘司令员’的感觉。”

“陆营长的感叹，正是作战支援营诞生的应有之意。”作为演练中无人机、机动通信等作战要素的“供给侧”，该旅作战支援营营长苏刚向记者打比方说，“如果将这些要素比作一个个电脑外设，过去官兵需要时得向上级申请，如今将这些作战要素常态化配属到营连，无论是指挥层级还是编组流程，都大为简化。”

“我们作战支援营带来的变化还不止于此。”苏刚告诉记者，“就好比一副键盘，偶尔拿出来用一下和天天使用它，毫无疑问肯定是后者更为顺手。同样，如今营连官兵和各作战要素战友一同训练，相互磨合得更加流畅，自然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战效能。”

让我们跟着苏刚讲述的几段往事，感受一名作战支援营营长的“战位观”。

图①：第77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要素嵌入机动演练。 黄腾飞摄

图②：第77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营长苏刚操作通信装备。 月斓霖摄

图③：第77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官兵学习讨论理论知识。 许国锋摄

作战支援营的出现，颠覆了很多传统作战观念

“侦察兵能看多远？”

调整组建后，该旅组织首次合成营对抗演练。战幕拉开不久，蓝方指挥所就被红方远程火箭炮覆盖，最终铩羽而归。

复盘推演，蓝方指挥员认为红方有作弊之嫌：“你们的侦察兵连我们的防御前沿都没突破，怎么可能隔着重重群山看到我方指挥所呢？”

“谁说侦察兵一定要前出侦察？”面对质疑，红方指挥员祁建亮明“杀招”：“根据电子侦测情报，我方成功发现你方指挥所阵地。据此，我方确定打击方案，根本用不着派出侦察兵。”

原来，此次演练前，在作战支援营营长苏刚的建议下，祁建向导调组申请了一个电子对抗排加入战斗。恰恰是凭借新的作战要素，让祁建“看”到了蓝方指挥所阵地。

“侦察兵能看多远？”此役过后，官兵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。

“在作战支援营的帮助下，答案是‘超视距’。”尝到了新的作战要素带来的甜头，祁建不免感慨：“作战支援营的出现，颠覆了很多传统作战观念。”

对于祁建的说法，苏刚深表认同。他以自己的“外设理论”举例说：“普通人使用键盘打字，每分钟能打90个字已十分难得；可使用语音输入设备，在人们说话的同时，文字同步完成录入。”

“有了外设的帮助，打字靠嘴而非用手，这难道不是观念的颠覆吗？”苏刚接着说，“未来作战同样如此。”

就这样，一场演练引发的头脑风暴，让官兵们开始思考：作战支援营这个“外设”，究竟还能带来哪些变革？

某营火力连连长洪亚斌，是其中一场变革的亲历者。

这天，火力连如往常一样组织实弹射击。首发试射过后，配属在连队的无人机操作手，迅速利用悬停在弹着区上空的无人机捕捉炸点，并将画面实时回传至阵地。借助反馈画面，各炮班调整后迅速完成第二轮齐射，炮弹全部精确命中目标。整个过程，洪亚斌没有下达过一道口令。

“过去可不是这样。”洪亚斌告诉记者，火炮射程较远，炮阵地无法直接观察弹着区，连长会在二者之间设置的观察所中，通过观察炸点向炮阵地告知修正量后完成射击。“这一来一回难免要出现空档期，对手完全可以在试射后迅速撤离，甚至是回击。”

“无人机相当于一双‘千里眼’，不仅可以快速修正位置，还可以直观地评估毁伤效果，甚至能做到‘追’着敌人打……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。”谈及配属要素发挥的作用，洪亚斌说，“如此一来，无论是训法、战法都会随之改变。”

电子对抗排成为合成营的“撒手锏”，无人机成为火力连的“千里眼”，机动通信要素成为战斗班组的“顺风耳”……记者在该旅座座训练场上看到，随着一个个作战支援要素投入使用，许多原本的“不可能”变为“可能”，不少“可能”正在演化出“更多可能”。

作战支援要素就该像鼠标、键盘一样，做到即插即用

前脚登上领奖台，后脚就作检查……回忆起几年前的那场综合演习经历，作战支援营机动通信连一级上士李海波直言：“就像是坐了趟过山车。”

原来，在那场综合演习前几个月，李海波所带的通信保障组配属到合成一营，与该营官兵共同训练。

“一营的战法特点是啥？他们习惯于什么样的通信组网模式？这些我都门清。”李海波说，经过几个月的磨合，他们与一营官兵的配合越来越默契。后来一营营长严扶锋评价说：“就好像是我们营自己的兵。”

“‘自己的兵’保障‘自己的任务’，当然得心应手。”李海波说，在随后综合演习的首场战斗中，他所带的通信保障组高标准地完成了协同任务，并因此被一营党委推荐为“演习先进班组”，登上了领奖台。

首战告捷后，李海波再次临危受命——配属侦察营，立即参加下一场战斗。

然而，令李海波没想到的是，通信保障组到了侦察营却出现“水土不服”，接连发生因配合不默契导致战场通信开设不及时、伪装不到位致使侦察行动暴露等问题，最终拖了侦察营的后腿。

随后复盘总结，李海波主动登台作检讨。

“在一营表现得如虎添翼，到了侦察营出现‘排异反应’，这是为啥？”这次演习，让作战支援营营长苏刚不得不开始思考作战支援要素通用化的问题，“未来战场态势瞬息万变，配属力量可能随时重新编配，作战支援要素如何才能做到配属到哪里，就能够在哪里发挥出作用？”

“这并非难事。你看每个鼠标、键盘不都可以‘即插即用’嘛，只要设备接口和使用协议一致就行。”一次闲聊，信息保障科科长郗元虎的一番话启发了苏刚：“我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是把我们每个作战支援要素，都改造成‘鼠标’‘键盘’！”

定下思路后，一场轰轰烈烈的“通用化改造”，随之在作战支援营拉开序幕。

为避免作战支援要素在配属不同分队时出现“水土不服”，苏刚要求各班（组）长必须熟悉掌握合成营通用战术战法，以及各兵种营的相关基础知识；改变以往固定配属方式，让各作战支援要素定期流转轮换，加强配属力量与不同分队间的协同。对此，苏刚打了个比方：“这就像是为每个作战支援要素安装了通用接口，无论在哪台‘主机’上使用，都能够轻松接入。”

“这是硬件层面的匹配，想要做到作战支援要素通用化，还需要软件层面的支持。”苏刚话锋一转，“为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和营里专业技术骨干逐营逐连征求意见，最终形成了一套统一的作战支援保障协同方案，内容涵盖要素编组、配属流程、指挥用语等多个方面。”

作战支援营的“通用化改造”效果如何？

去年年底，一场实兵演练再度开战。为检验创新成果，苏刚主动向导调组申请，采取现场抽签的方式配置作战支援力量。

配属力量与作战分队配合默契、官兵对作战支援要素的运用如臂使指……面对这种临时“拉郎配”的做法，作战支援营派出的10余个配属班组均完成了预定任务。

“未来战场，当一个作战支援要素战损后，就能立即替补一个新的要素上场。”苏刚对记者说，“这就好比你的鼠标坏了，换一个插上就行，不至于因为一个外设故障而影响整体使用，进而耽误了战机。”

分队执行任务有什么需求，我们就提供什么功能

“难道我需要一台冰箱，还得自己学会怎么去组装吗？”

一次演练复盘，合成四营营长钱敏的这句发问，让苏刚记忆深刻。

那次演练，四营奉命担负某新战法试训任务。为保障此次任务能够成功，苏刚毫不吝啬地在各作战支援要素中抽调精兵强将，配属给了四营。

按理说配属力量到手，四营完成任务应当游刃有余。可现实是，不少来自作战支援营的官兵竟在演练中坐上了“冷板凳”，全程没有派上用场，导致试训任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。

“你们所需要的作战支援要素，我全都派给你了。”演练复盘会上，面对钱敏的诘难，苏刚解释道：“要怪，也许只能怪你们自己没有使用好配属力量。”

闻此，钱敏快人快语：“这就好比我需要一台冰箱，你却给了我一堆零件，然后怪我不会组装？”这番话，顿时让苏刚哑口无言。

“钱营长的发问，让我开始学会站在使用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”事后，苏刚深有感触地说，“对于分队而言，他们需要的是依托我们实现作战功能，而非简单的要素、人员、装备配属堆叠。”

“可是，究竟该如何给用户提供功能而非零件？”一番思索后，苏刚将目光投向桌案上的一台计算机，“这是前些年学习视频剪辑时，我去电脑城装配的计算机。”

“其实我们作战支援营，就好比电脑城的商家——你去买电脑，只需告诉商家是要用来打游戏还是办公用，至于具体选用什么配置、如何组装，你大可交给商家去处理。”苏刚继续说，“同样的，无论分队需要的是战场侦察、火力引导还是通信保障哪一种功能，都只要向我们提出需求就好，至于如何实现这些具体功能，则是我们作战支援营该考虑的事情。”

为了达到这种效果，苏刚开始带着营里的官兵搭起“积木”：全营大大小小数百个作战要素，要实现某些作战功能应当如何设计、各要素之间搭配能起到什么效果、不同要素间能否兼容……经过官兵们一次次尝试、编组、演练、论证，作战支援营最终开发出10余个功能性作战支援模块，基本能够满足分队作战需求。

前段时间，该旅年度综合演练拉开序幕。与其他合成营指挥员坐镇本级“中军帐”不同，在旅机关指挥方舱内，有一个专属于苏刚的指挥席位。

“道路被毁，需要迅速前出开辟通路”“我方遭‘敌’电磁干扰，需实施反制”……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，来自分队指挥员的配属需求纷至沓来。只见苏刚忙而不乱，根据各分队的需求，及时将对应的功能性作战支援模块补充至前线。

对于这种随用随叫、随叫随到的作战支援要素配属方式，各合成营的主官纷纷给出好评。其中，合成三营营长张玉飞的形容最为贴切：“这就好比我需要通信，作战支援营送来了电台；我需要侦察，他们就递上望远镜。”

“至于这些功能如何去实现，合成营指挥员完全用不着操心，只管上手使用就好。”苏刚接过话茬，“如此一来，在作战支援营的保障支援下，他们便可以集中精力，将更多的心思投入到战场筹划和指挥当中。”

未来大有可为

■一级上士 史 鼎

战位说

调整组建后，我从原来的电子对抗团转隶至旅队，成为作战支援营首批官兵之一。这些年，我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离战场更近了。

过去，我们常随军、师一级指挥所行动，执行战役层面上的任务。如今，随着作战支援营成立，我们与各种作战支援要素编入营连甚至班排，平时和其他战友一同训练，战时随一线分队和班组一同行动。可以说，我们已成为信息化作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回顾军旅生涯，我庆幸自己一直战斗在电子对抗的无形战场，亲历着电子对抗兵种的发展进步，追赶着信息制胜的脚步。我相信，新生的作战支援营未来大有可为。

战友为我点赞

■上等兵 陈俊杰

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狙击手，有着“一枪毙敌”的硬功。可在定岗时，我被分配到作战支援营。相比摆弄各型信息化装备，我更向往其他营官兵整日操枪弄炮的生活。不过，去年的一次演练，让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

那次演练，我被编入侦察分队执行通信保障任务。翻越几座雪山达坂后，我和战友们终于在一处山谷内，摸清了“敌”补给库的具体位置。由于地形限制，分队与指挥所的无线电通信中断，眼看战机稍纵即逝，侦察连战友们焦急万分。此时，我利用携带的新型通信设备成功将情报传回，帮助炮兵上演了一场“火烧乌巢”。事后，侦察连战友纷纷为我点赞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自己的岗位感到格外自豪。

（孙 翔、李佳豪整理）